

## 簡介



## 兩篇有關共產主義道德的文章

湯漢

「論共產主義道德的幾個文題」一文，是李凡夫的作品，刊於北京人民出版社的「哲學研究」雜誌一九八〇年第六期，全文長約八千字，內容頗詳細地闡釋共產主義的道德觀，曾被今年十一月三日的人民日報所引述。全文有「破」有「立」。

所要「破」的，就是「舊道德」。該文指出：「舊道德就是舊社會曾經存在過的各種道德，而其中主要的則是剝削階級道德。……剝削階級道德奠基在剝削制度的基礎上。……個人主義則是剝削階級道德最本質的內容。……我國封建階級樂道的『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』，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』，就是這種個人主義道德的體現。」

所要「立」的，就是「新道德」。該文說明：「新道德就是共產主義道德。……共產主義道德奠定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。……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是集體主義，它要求人們決定自己的行為時，應以集體利益為依歸。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最大利益，便是消滅剝削制度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。因此，共產主義道德就離不開革命鬥爭，離不開政治。我們講道德品質，首先就是指政治品質。」

究竟文中所說的剝削階級指什麼人呢？正如該文所示，這套共產主義道德觀是建築在馬克思的唯物理論上。無疑，馬克思把經濟看成是人的最主要問題，認為世界上的階級只分為有錢人和窮人；而這種情形的產生，則是因為有錢人剝削了窮人，因而認為工人和勞動人民應起來革命，奪取資本家的財產；只能把所有私產充公之後，社會平等才能達到。故此，文中所說的剝削階級，實指資本家或有錢人。

「正氣磅礴，大義凜然」一文，則是吳黎平的作品，刊於「哲學研究」雜誌一九八〇年第三期，全文長約一萬一千字，內容簡述劉少奇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」一書的出版過程，指出他的思想閃耀着馬列主義的光芒，與毛澤東的思想一致。即使該書閉口不提無產階級專政，但整個精神仍貫穿其中。該書引用了孔、孟的話，但這只不過是借古人的話來進一步說明修養鍛煉是一個艱苦的過程。該文指出，早在四十年前，劉少奇已經發表過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」一書，嚴格批評當日浸透着剝削階級思想意識的共產黨員，要求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；在黨內、在人民中，吃苦在前，享樂在後，不同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，而同別人比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鬥的精神；在患難時挺身而出，在困難時盡自己最大的責任，有「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」的革命堅定性和革命氣節。可惜在文革期間，很多人誤認所有道德都是舊社會道德或剝削階級道德。林彪和四人幫更胡亂地認為，道德修養會「使人越『養』越『修』，越『修』越成修正主義」，以致正義不揚，邪氣風行。現在，中國除了要為「論修養」一書完全恢復名譽外，還想讓它繼續教育、引導廣大的黨員、幹部和青年人，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，使他們能「為人民服務」、「為社會主義服務」、「為四化服務」。

上述兩篇文章啓發我們基督徒思考下列三項問題：

(一)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，我們基督徒對社會倫理盡了什麼責任？是否只關心個人精神方面對主的侍奉，而忽視社會的不正義和不平等現象？又如果不關心這些社會倫理問題，豈非把整個人分割成精神與物質兩部份，把宗教與現實生活隔離，以及間接幫助社會上部份人士的自私心的滿足？

(二)對於生活在共產社會主義的祖國同胞，我們身處海外的基督徒能有什麼貢獻？能否使他們看出，道德觀並不全等於社會觀或政治觀？能否使他們領悟出，道德本身有其價值，不應淪為社會經濟或政治的工具？是否所有資本家的錢都是從剝削窮人而來？階級鬥爭是否唯一和最徹底解決社會不平等的方法？與基督倫理觀有衝突否？

(三)接觸生活在共產社會主義的祖國同胞時，我們基督徒能向他們傳遞些什麼樣的福音倫理觀，這些福音倫理觀與共產主義倫理觀相同點何在？換言之，我們基督徒是否也承認經濟的重要，能豐富我們的生命，是上主的祝福？福音是否也要求我們愛國、愛政府，貢獻所長，協助政府對人民負責？如何從共通點着手，使共產主義「新道德」提昇和圓滿發揮？